

张昕

长成一棵足够大的树

我们大家似曾相识的。

在真正能够设坛讲学的人面前,他没有多少参与的份儿,而只有倾听的份儿,他送给我们的,必须是个人的声音。这声音我们会感到陌生,其高度达到了不容别人置喙的程度——一般人够不到他。

而我们自己是什么?好比草,好比灌木。从李杜的“干谒”——为了博取功名而奔走而说到现代,我们惯于嘲笑单纯迂腐的“书生”,岂不知“书生”只是一个基础,其他另讲。连“书生”都不算的人,其实缺乏的正是进入人文社会的基础。单讲思想,还需要重视个体的力量,个体才有进行思想的巨大能量。所以我们应该强调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强调发挥个体的力量,修好个体。

修好个体的条件有许多,检验个体力量如何,其中的一条就是看其独处的能力有多大。

独处是一个了不起的能力,能够很好地独处是困难的。有人讲独处不就是一个个人待着?是的,看来再简单不过,其实是再困难不过。环视周围,哪一个人能独自待下去,待得健康?一个人待得太久要出事,孤独症,忧郁症,各种各样的毛病都出来了。独处也并不是一个人在斗室里冥思,不是打坐——这些当然也是独处的一种方式;但是更重要的方式,是独自与另一个生命沟通和对话,比如阅读。有人说,一个人在

那儿看大片,看图片网络,那不是独处吗?当然不是。因为跟这个时代最芜杂混乱的声音和声望搅在一起,是热闹而不是独处。

要沿用相对传统和沉寂的方法——一个族群使用最久的一整套系统符号,即语言文字——跟另一个时空里的生命沟通,这才是独处。

阅读是最好的一种独处方式。

一个族群的素质越高,独处的能力就越强。20世纪80年代中期去欧洲,下午四五点下了飞机进入市区,走在不宽的街道上——不像我们这么宽的大马路——只见一辆辆小车停在边上,街道静静的,一个人都不看到。当时觉得奇怪的是欧洲人口密度这么高,按我们的街上经验应该是人山人海才对。可是这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一连转了好几条街,几乎没有看到人,到处安静得很。后来我们才明白,他们都在家。在工作或学习的地方,上班或忙自己的事情,总的来说他们独处的能力更强:在家里读书,听音乐,或与家人一起。个人在咖啡馆里待一会儿,也是独自安静着。总之一切文化素质较高的民族独处的能力才强。而在第三世界,在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方,连人口密度不太大的地区,任何时候到大街上去都是人头攒动,他们好像天天忙着串街购物。独处对他们而言是极难的一件事。

没有独处的能力,说明没有个人的精

神世界,或者这个世界极其狭小。这样的人是无法阅读的。因为没法在精神的世界里遨游。有人说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再讲其他,类似的可以说上一代又一代,好像我们只配解决温饱问题似的,再往前走就是奢望了。这样我们也太窝囊了。

这里的阅读不是广义的阅读,而是狭义的阅读。再狭义一点,只读那些经典,各种经典,经典来自时间,不是来自乌合之众。一窝蜂拥上去的书往往是乌合之众的读物。好书也是能够独处的,它们不怕偏僻寂寞,那我们就来读它们。人的见解确实是有高低之分的,读那些高人赞不绝口的书,会更有意义。一个人不学习,连文明的基础都不具备,却化入了“群众”之中,于是就成为一些人开口必赞的“英雄”,这样的“英雄”多么可疑。

经典来自时间,要到时间的深处打捞。比如说读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那个时候留下来的经典,时间是有积累有利息的。平时光知道钱有利息,可是时间的利息更大,时间是个很神秘的东西。我们读屈原李白杜甫张九龄王之涣,看西方的那些英雄史诗,如《贝奥武夫》,而后会惊奇:一个遥远时代中生活的人,怎么可以写出这种色彩和基调的诗章?它是如此地深邃迷人,如此地具有时光的洞穿力,其光芒一直投射到今天,投到我们的身上,还是强烈炫目。

非常文青

夏天的坦荡

□ 张华梅

夏天的坦荡本是不用多说的。

即使如一株卑微的草,也会大咧咧横斜着,阳光下泛着从未有过的光泽,不像春天初长时探头探脑的模样。别小觑这株草,有成群结队的蚂蚁在叶片上穿梭,有美丽的小甲虫在细长长长的叶上荡秋千,有蜻蜓在惬意地休憩,顺便听听满是汗味的风的故事。当然,草从不赘述自己的故事,它们是中国的书法里的横竖撇捺,凌乱着,张狂着,却写满最底层生命的坦荡。

而那些带来风的树,却以强者的姿态示人。在夏天,它们是为数最多的军队,展开枝干的长矛,举起圆叶的盾牌,像古代严阵以待的士兵,它们有理由把它们当成能征善战的勇士,它们和酷暑抗争,它们与狂风搏斗,它们与暴雨厮杀,为的只是脚下养育它们的土地。每一个种树的老农都有军事指挥家,每一个修树的汉子都是运筹帷幄的谋士,有了他们的付出,才有了树木们以精英的姿态傲视烈日,逼退酷热。

水塘里的荷,是夏天视觉的一面,如世间不可缺少的女子。到了夏日,水面再拥挤,每个叶片也舒展开来,让你看它们坦荡的心思。不管天空落下的雨滴,已有水鸟溅起的水珠,它们都不会据为己有,任由它们滚来滚去,直到滚入池水里化为涟漪。那初绽的莲,美得让人屏气凝息,而一旦展开花瓣,就会露出柔嫩的莲蓬,像妇人抱着幼子。在孩子生长过程中,莲叶不会聚合起来,而是一如既往地坦荡,直到孩子长大后成人,然后渐渐老去,凋落水

中没有哪种生命像蝉那样鸣叫,小小身体居然发出如此响亮的声音。要知道,这样高调的姿态,会给它带来多少危险,而它却乐此不疲。对蝉音的理解,大多数人认为是“知了”,是吹牛表现,而我却看到不虚伪不做作的生命状态。也许,它是自然界真正的智者,有着比人类更广博的知识。还有萤火虫,这些打着灯笼的夜行者,它们微弱的光并不能把黑夜照成白昼,却亮了多少人的梦境,美了多少人坚持的理想。

夏天的坦荡还在于浩荡的风,在于荡荡的风,在于疾走的风,在于率真的雨,在于热辣辣的阳光,在于晶莹剔透的夜露。假如夏天是一位男人,我想嫁给他,只为那彻彻底底的坦荡。

读史札记

·也说李白与杜甫

一个人要有足够的自持力,就必须长成一棵大树。可是放眼看大地植被,最多的不是大树,而是小树,草木灌木最多。在这个风力很强的时代,只有长成一棵大树,这样大风来了,枝叶可以动一下,主干还不至于偏移。

但是一个人无论多么了不起,无论是多么大的树,丝毫不为所动也是不可能的。石头才不动,而人至多是一棵有生命的树。人和树是一样的,无论怎么高大,枝叶在风中总要动一动的,这是一个人回应自己时代的哗哗作响之声。能够这样已经不错了,做这样的比喻也好接受。如果说一个人在任何的时代风潮中都毫无所动,都可以低头做自己的事情,打自己的主意,这样心如铁石的人几乎是没的。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有资格设坛讲学的人。因为我们找不到一棵足够大的树,它已经像一块活化石了,那样就不为时代风潮所动了。他可以生活在个人的世界里,做自己的大学问,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设坛讲学。一个人博闻强记,知道的事情很多,足迹遍及几大洲,穿梭在大学里,总是夸夸其谈,是电视台等媒体上的活跃人物,设坛讲学恐怕就难了。哪怕他算是一棵不小的树,每到一阵风枝叶就会不停地抖动,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用这抖动的声音去回应自己的时代,回应周围这个世界。

他的声音散布在风中,而这声音都是

微语绸缪

一代甲午军人的担当

□ 白瑞雪

东经124度9分37秒,北纬39度51分13秒。辽宁丹东一艘复制舰的诞生处,距其原型舰的沉没地仅30多公里。

相隔120年的两舰,都叫“致远号”。关于这艘北洋水师航速最快的战舰,“百度百科”是这样记录的: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中,激战5小时弹尽且受重创后,管带邓世昌欲冲撞日舰吉野与之同归于尽,但被日舰击沉,同舰官兵246人殉职,邓与其爱舰同沉,全舰仅7人获救。

两个星期前,我在丹东见证了“致远号”纪念舰的下水合拢仪式,也目睹了与致远同沉于大东沟的“超勇号”疑似残骸。作家萨苏这样描述后者几月前从淤泥里重见天日的一瞬:“钢板一片银白,几分钟后即锈迹斑斑,等待了120年的容颜在你面前迅速老去。”

一边是正在打造中的簇新钢铁,一边是沉睡海底的经年残片,锁于其间的两个甲子仿佛千山万水而又相去咫尺,令人不胜唏嘘。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年。对那场战争的追问至今未歇,战败原因的探究由政治体制,经济水平,思想文化以及军队管理体制,作战思想,训练方式和腐败胆怯之弊,不一而足。以北洋水师为代表的甲午军人在左留英雄浩气的同时,也承受了百年责难,命运一致致远航悲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功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战争结局取决于大势,但也有天时偶然,但军人的担当却无法随历史风烟而散。

勿忘,甲午军人是中国第一批与西方进行平等对话并试图用西方科学技术强军强国的先行者。

1877年,中国海军首次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赴西方深造,多人进入英国地中海舰队实习,获得“未逊欧西诸国之品学”盛誉。1880年起,中国军人几次远赴英德,学习,验收并将清政府订购的战舰驾驶回国。至此,中国人的目光不再局限于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而是开始注视外部世界的先进文明成果。

在萨苏看来,他们期气蓬勃,是“带着微笑”,而不是“算计与仇恨”与西方交流的。

留法博士马建忠如此表达正视中西

“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韩寒的电影处女作《后会无期》上映后,出现了很多所谓“金句”,这是其中一句,引发无数网友跟风仿写。

“做过很多傻事,依然没有变聪明”,“看过很多书,依然看不懂这个世界”,“学过很多知识,依然选不到想要的生活”,“想过千万种未来,依然败给了现在”……通过简短的一句话,大家感叹着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对写作者而言,若碰上这“依然体”,会不会造句——知道了很多技巧,依然写不好文章。

技巧对写作而言有多重要呢?散文的形散神不散,小说的最高要素是故事,诗歌要重想像,戏剧要重冲突,知道了这些,作品就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吗?

最近看日本小说,青山七惠的《一个人的好天气》,日记一样的文字,平淡无奇地记录着“春夏秋冬”的生活,什么戏剧性的情节也没发生,简直就是一整年的流水账。边读,边怀疑,这样的作品怎么会获日本最高文学奖呢。

然而,读着,读着,那种淡而不薄的味道慢慢出来了,像吃日本料理中的生鱼片,清新却鲜美的味道,不用添加任何作料,已然令人回味无穷。

其实,流水账就是生活,每一天的日子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件件重复的事情组合起来——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见一些无关紧要的人,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如此而已。这是最接地气的生活,其中没有那么多的转折,惊奇和悬念。

然而文学需要超越,对于作家而言,就是一行行枯燥的文字中那一刹那的光亮。

《初次登顶》中,几乎乏善可陈的叙述,不过是两人结伴去爬山,即使有小小的不安,担心,不满等情绪的波动,也都淹没在文字的无味中。平凡的日子让周围所有人,所有事都平凡化了,然而结尾的出现,让整篇文章豁然开朗,仿佛一杯白开水里撒上了茶叶,完全变了口味,而且耐人寻味。

还有《石琴》,就像面对一个多年未见的亲人,絮絮叨叨着平凡日子的甘苦,却在不经意间触动了你的某一根神经,你也不会觉得震撼,只是轻声一叹。

如此看来,无技巧也是一种技巧,是类似武功上所说的无招胜有招。

有时候,我们只盯着故事,盯着戏剧冲突,忽略了生活大多数时候那些微妙的,一闪而过的,没有说出的情绪和话语,而它们往往比故事,比戏剧冲突走得更远。

技巧和本身也像树叶和树干的关系,树干越粗大,枝叶越繁茂,而且张炜老师不经意地从另一个角度更深入地诠释了它,“要有足够的自持力,就必须长成一棵大树。不是放眼看大地植被,最多的不是大树,而是小树,草木灌木最多。在这个风力很强的时代,只有长成一棵大树,这样大风来了,枝叶可以动一下,主干还不至于偏移。”

手记的结尾,还是选了《后会无期》中的一段话:

“有时候,你想证明给一万个人看,到后来,你发现只得到了一个明白的人,那就够了。”

编辑手记

同心传译

初次登顶

□ (英)丹·斯科尔顿 孟心怡译

我们坐在清晨的寒冷中,抬头凝视顶峰。由于精神紧张,我的肚子有点不舒服,可比恩依旧泰然自若。扛起包时,他还说了个笑话,那种简单的幽默感触动了我,减轻了我的忧虑。我像往常一样要求在出发前检查装备,可他没理睬,弄得两人都有些不愉快。过去,哪怕忘带一样东西就意味着行程不得不中止。那种失望和挫折感,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但他仍然我行我素,自信而又盲目乐观地面对一切。他秉持活在当下的信条,从不为过去的事情或未来的计划所累。而我截然不同,那些东西就像我脑子里的背景噪音久久不散。说实话,他这一点很让我嫉妒。

今天早些时候,我在屋子里煮粥,比恩坐在自己的“茧”里,像往常一样全神贯注地读书。那时黎明将至,外面还一片漆黑,我回顾着我们的搭档关系。我们组队三年了,经常一起爬山,有时候是晚上,更多时候是早上。爬山的时候,通常一路无话,或只是他单方面地倾诉,但我还是尽情享受了户外的宁静。

我们相处愉快,一起度过了许多欢乐时光。当然,合作中,一向是我负责计划和组织行程,还要扛较重的那份行李。比恩只负责给队伍提供乐观的情绪,他的热情青涩而毫无防备,和他在一起,世界仿佛变得空荡荡的。

今天起步时,我们几乎被寒

气击倒了,不过之后很快就进入了状态。不久,我们停下来补充能量。景色很开阔,我们友好地沉默着吃掉了定量的口粮。

继续前进时,比恩在宽广的空间中尽情享受自由,而我却盯着通向山顶的最后一段岩石斜坡。这是整个线路中最让我担心的一段,难度超过我们攀登过的所有山。我认为,如果一直毫无差错地积极前进的话,我们是能到达那里的。但是,由于天性多虑,我变得越来越不安。但是比恩毫不在乎的态度让我舒服了些,他一点都不担心。

我们一路交谈着过了陡坡底部,然后有意握了握对方的手,分吃了一小块巧克力。这次比恩走在前面,我在后面谨慎观察,小心移动,从我的角度出发为他提供帮助。我是到出发前两小时内经验最丰富的,这样做本应很容易,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只见他冒出一个主意,手和眼睛朝一个方向移动,之后又换了想法,犹豫片刻,再迈出脚步。要我看着他而不插手实在困难。路线太简单了,下一步该落在哪儿显而易见。我在心里默默地朝他大吼,“这次一定要走对,不行就下一次,再下一次”,但我之前就决

定了,不会出声指引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犯错误令我失望,不过他总能迅速想出新点子,这又让我恢复信心。以前我没找对方法,总在他意识到自己错误之前纠正他,其实这样做对双方,或是我们的关系都没好处。

他爬上斜坡时冲我咧嘴一笑,我加速追上了他。不论是能力、经验或是决策方面,他都毫无异议地接受着我。不过随着自信的增长,不知道他今后还会不会这样谦虚受教。之后再这样引导他会有多难?他越来越自立,我就越来越无法控制他的行为,我们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我们脱离单纯的朋友关系后,又会变成什么样?他越进步,就越可能会会想和更强大的人为伍,这样做是很正常的。我希望我能够为他交到更好的朋友而庆祝,而高兴。我们的眼神交汇了,谢天谢地,他并不知道我的这些念头,也不需要知道。

幸好,通往顶峰的最后一段短短的沟壑很宽,坡度很小,于是我们肩并肩走完了最后几步。我们像孩子一样,在顶峰的小平台上双手高举,蹦蹦跳跳地欢呼着,就好像我们是同龄的朋友。那是完美的一刻,纯粹得像金子一般。我们来了一个男人的拥抱,然后一边欣赏美景,一边笑着吃完了剩下的巧克力。

根据我的登山经验,我知道下山路上会有很多意外,把每件装备都检查了两遍之后,我们又小心地出发了。一路上都因为成功登顶而精神振奋,自信满满。尽管如此谨慎,没过一会儿他还是兴奋地蹦了出去,而我内心又开始了痛苦的独白,挣扎着,思考着一些我从未想过,将来却必须琢磨的问题和决定。怎样告诉他现在的经历只是千里之毫末?这样做的什么时候如何避免强调“我丰富的经验”,又不显得优越傲慢的态度?他摔倒了,流了点血,尊严也稍稍受损,于是他再次迈出的步子更谨慎了。相似的情境不断出现,升级,得以解决,但我仍不知道是否用了正确的方法,亦不知道这对未来会有什么影响。坡渐渐平了,我也放松下来,故意让脑子想些别的。

在起点,我们卸下了装备,两人都可以喝到水瓶里温暖的水而开心。不一会儿,比恩就像熄了火的机器,打开了呼噜,两颊是满足的红晕。

我为他高兴。今天是我们的大日子,他表现得出色了。尽管他经历的只不过是场别人眼中二十分钟的爬山,但他毕竟只有三岁,海拔457米的黑特尔山已经是一座大山了,是他人生的第一座高峰。

小说世情

1975年,“批林批孔”如火如荼。我的同学梁俭,来了好运气——县川剧团招学员,他万里挑一被选中,成了城里的。那年梁俭12岁,读小学5年级。

我和梁俭好,是因为我们都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骨干,他擅长唱,声音宏亮,高亢。一首《要学那泰山顶上的一青松》是保留节目。他离开老家的时候,我送了一程又一程,依依不舍,兼有羡慕和嫉妒。

1979年,我考到了县一中,和川剧团仅隔一条街,于是有了去访他,那时的梁俭,已在剧团小有名气,演《柜中缘》里的主角。虽然分手几年,但情义仍在。

他请我吃饭,就在他们伙食团,有肉,有鱼,对于高中生来说,当然是雪中送炭了。还送了我几张戏票,说有空了,就去看戏。我还真去看了一回,是《四郎探母》,杨家将的故事,梁俭扮的四郎,无论身段、长相,都俊,赢得了阵阵喝彩。

我私下想,梁俭说不定能成为明星呢。

1981年,我考到外地读书,梁俭送我一口皮箱,当时是奢侈品,可见感情之深。那年代,农村娃娃考出来,少得很,所以珍贵。我说,下次回来,你都成明星了哟。梁俭羞赧地低下头,红了脸,像是化过妆。



方差异之心:“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兽,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与中国人平等相处。”甚至有人与老外谈起了恋爱——随丁汝昌赴英国观舰的年轻军官杜仲佑与英国女子“意赋”(Annie Fenwick)。

“黯然魂销,不忍长辞。匆匆一别,再唔何期?”惜别时,池仲佑拜托女孩代为照看病逝同僚的坟墓。2012年,一位名叫邓新力的中国记者拜访英国纽卡斯尔,预见中国水兵墓前黄花依依。那是一种送给“永远不能还乡人”的花。

勿忘,甲午军人是中国推进近代国防转型,从全新高度审视海洋与海权的先行者。

数千年来重陆轻海的东方大陆文明,注定要在海上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兵戎相遇。19世纪中叶起频频而来的海上侵略,终于让清政府认识到了海防的重要性。以北洋海军成军为标志,中国确立了海防为重点的国防建设方针,完成了从塞防到海防的国防近代化转型。

尽管甲午惨败,尽管这支军队诸多方面积重难返,但北洋水师留下的建军治军经验,在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海洋利益,威慑遏制外敌入侵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甲午之痛,更是让全民族开始重

石 琴

□ 马 卫

进校后,还和他有信来往,后来懒了,就疏于交流,毕竟各有各的事。

毕业后的我,忙于工作,成家,带孩子,赡养老人。我还是从父亲的嘴里知道梁俭下岗了。

原来,上世纪80年代末,各县解散了川剧团。川剧好啊,可是看的人越来越少,电视普及后,卖票难。无权无势的梁俭,分在供销社,不到几年,供销社垮了,买断工龄下岗。梁俭的女人,是城里的,在食品公司,当时肥实着呢,不能容忍一天在家吃闲饭的男人,铁了心离婚。

离了婚的梁俭,成了无房、无妻、无工作的“三无人员”。

他到乐队去,可是不会唱现代歌曲,川剧没有人听,不得已,只好干些杂事,兼拉个二胡。偶尔吼几嗓子高腔,也是为了给其他人腾出时间化妆。

乐队的收入,有一天无一天的,日子过得狼狈不堪。好在乡下的父母土地下户后,不缺粮缺米,不需要他照顾,有时还给他背些米、面、油、菜来,吃着父母的劳动成果,心里舒坦啊。

梁俭偷偷哭了好多回,要不是想到父母生养他一场不容易,真想一死了之。

这天,百无聊赖的梁俭在西河里玩。

西河又名水井江,是川西平原的母亲河,从雪山而来,挟泥带土,肥沃一方。他在河坝里,随手捡起两块石头敲,想不到奇迹发生了。这两块石头发出的声音,清亮,深远,还有种来自大自然的厚重。

哆来米发嗦拉西……西拉嗦发米来哆……

一时间,他沉浸在石头琴声中。

从此,他研究这石头,慢慢磨合,创造了一套石琴来。有点像磬,但不是磬,有点像钟,但又不是钟。

从来没有这种乐器,梁俭把它命名为石琴。

乐队没有演出任务,梁俭就到街上的一棵大柳树下,坐在小凳上,开始演奏他的石琴。歌是老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马儿啊你慢慢走》《九儿艳阳天》等,那石琴厚厚的,慢些的声音穿透心扉。一时间,人们围成圈儿,影响了交通。

开始以为是卖艺的,乞讨的,有人解囊相助,梁俭一一璧还。

有一天,一位欧洲来的游客,要出10万元买下梁俭的石琴,当然还要教会他演奏,梁俭拒绝了。

他说,我们的变脸就是被国人卖了,我

绝不会为了钱而再卖绝艺。

这事儿有拍客传到网上,轰动了全县、全省。

国家出面了,省剧院邀请梁俭加盟,二级演员待遇。二级演员,就是副高职称,相当于副教授。

离了婚的老婆,想和他重归于好。这时,她也不下岗了,成了“4050”人员。

梁俭这次没有拒绝。老婆已年老色衰,人老珠黄。现在他有钱,有名,有地位,找个黄花闺女也不难,找个女大学生都容易。可梁俭说,老婆当时离开他,也情有可原,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而且这些年都是老婆带着孩子生活。

梁俭并没有去省剧院,而是开了个石琴培训班。来学的小孩子多得哟,他只择优录取10名。

他的老婆不理解,其他人更不理解:多招多收钱嘛。

好在不缺钱了,他每天除了授课,就是找个清静的地方,演奏他的石琴。调还是老调——《泉水叮咚》《祝酒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等。

我的同学梁俭,今年50岁,人生半百。孩提时感觉他会成为名星,真的应验了。